



岁月如歌

糟糠之妻

文/李元岁

有小女子,姓刘,名凤凤,极其常见的姓,极其普通的名。生于上世纪50年代,小我两岁,和我一样,都是庄户人家的孩子。所不同的是,我高中毕业,返乡回村当了两年民办教师,后又被推荐到省城上了两年的中专;而凤凤她只是在村里上了不到一个礼拜的“跟读班”。

凤凤家与我家的房子前后排,是近邻。凤凤爹是木匠,属手艺人,经常有活钱的进项,因而家境要比一般人家富裕一些。凤凤家垒院墙时,她爹就雇用了我爹到她家院子里脱坯子。脱一个坯子她爹给我爹3分钱。脱下的坯子晾晒到半干后,就由我来码垛。16岁的我一边码垛坯子,一边偷觑在屋里走动的凤凤——在那时候我已经喜欢上扎两根五六寸长小辫子的凤凤了。

上初中二年级的我,上学为了走捷径,从家出发,穿凤凤家院子,翻过她家东墙,再经过一片菜地,一条土路,就到学校西门了。当然,为走捷径是一个原因,更主要的是通过穿她家的院子想看到我心仪的凤凤,因为这时候我已经暗恋凤凤了。然而,凤凤姥姥跟凤凤娘说的一句话让我在若干年后听到了很是伤感,同时也很是自豪。姥姥是这么说的:“看那男孩儿,不知是谁家的孩子,走道都没一步紧走,俺看他今后讨吃都打不住个狗!”凤凤娘接了说:“那孩子就是给咱家脱坯子的那个李老汉家的三儿子……”若干年后,我问凤凤:“姥姥当年这么评价我,你作何感想?”凤凤“哼”了一声说:“你以为你真是薛平贵哩?!”

上高中的时候,几个铁哥们想见见凤凤。那个星期天正好赶上了我们村唱戏。在戏场里,我把凤凤指给了我的几个哥们。哥们见了,都向我竖大拇指。

高中毕业后,我返乡回到了村里当了一名民办教师。第二年的正月初六,在浓浓的春节气氛里,我与凤凤正式举行了订婚仪式。凤凤要了三大件: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,还有三件衣服和300块钱的彩礼。这“行情”当时在村里属于中下等。按说,凤凤她应该多要些才对。我想,凤凤她是怕要多了,恐把这门婚事“掰脱”呢。

我被村大队推荐到省城上中专的时候,是凤凤把我送到省城的……后来,凤凤总共来过学校三次。头一次来,她给我掏放在床上两盒“曙光”牌香烟和几张面值为一元、两元、五元的钞票,待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凤凤走后,同寝室的同学问我与凤凤的关系,我骗他们说是表妹。凤凤第二次来,同学们就起疑心了,说没听到你的这个表妹唤你一声表哥。第三次来,凤凤提出要我领她到我们班的女生宿舍一坐。我说有那个必要吗?我在水电学校还没毕业,村里的风言风语就四起了,他们料定凤凤和我的这门婚事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他们之所以这么疑惑,是因为村里和我一样出去上学的一个小伙子,进了学校没半年时间,就跟订了婚的本村那个女孩儿悔婚了……

毕业工作两年后,正月初八,在年的气氛里,我和凤凤在村里举行了婚礼。这就是我的糟糠之妻,没有那么多花前月下的浪漫,却也患难与共,柴米油盐,相依相伴,一路走来……

生活拼盘

柿饼子

文/高雁萍

柿饼子,把新鲜黄柿子去皮,自然晾晒而成的饼状食物,表皮一层白色糖霜,吃起来软糯甜腻有嚼劲,特别上瘾。不过很奇怪,这种我们那个年代只有过大年才能见到的美食,现在的孩子却大都不爱吃。也许这就是肠胃的记忆,他们从小不缺新鲜水果。与柿饼子同时在过大年亮相的另两种稀罕东西,是核桃和黑枣。

缺少零食的年代,不管城里还是村里,但凡院子里有块地,总要种点儿葵花、玉米。葵花国庆前后割下葵花盘子,打下瓜子儿晒干,炒两碗给娃娃们解解馋,剩余的留着过大年炒熟,和腊月里买的核桃、黑枣、柿饼子一同放到搪瓷盘子里,招待来拜年的亲朋好友。存在凉房里的葵花籽也有意外发生,一个是被自家小孩儿一把一把偷吃光,一个是被老鼠糟蹋掉。玉米呢,根据日期大小,适时撒了煮着吃,但不能太嫩。老人们说,长老的玉米煮到开花才止饿,吃着才不浪费。所以过去大人们撒玉米时,总要把顶部的外皮撕开一点儿,用大拇指的指甲上去掐一掐。如果噗嗤冒出一股水儿,说明太嫩,赶紧把外皮拽复位,让它继续长;手感踏实的,咔嚓一声撒下来,扔到脚边的篮子里。

柿饼子表皮都有一层白白的糖霜,小孩儿们大都喜欢用舌头舔,那种又甜又微微发凉的感觉,是其他食物所没有的。我姥姥说,柿饼子上面的糖霜可以治疗口舌生疮,可以清热下火止咳。最近网购了正宗山西老树柿饼子,边吃边百度,发现除去姥姥说的,因为含糖量高,柿饼子居然还有解酒的作用。

在呼和浩特,柿饼子和黑枣还是做稀果子羹儿的主要原料。制作时,用清水把柿饼子、黑枣、杏干儿等原料统统泡软,再捣碎成泥,按比例加糖和水搅匀。如果是夏天,冰镇后喝上一杯,又解暑又下火,可以打败所有瓶装饮料。

总也吃不够的柿饼子属于季节性食物,秋天从树上把鲜果摘下来削皮、晾晒、捂霜,做成后冬天慢慢享用。过去物资匮乏,又是计划经济,这种产自外地的食物,不到腊月,呼和浩特市面儿上根本见不到。等终于买回家,也只是每个孩子抓给一把黑枣两个柿饼,盼到大年三十,才可以放开肚子吃。黑枣虽然也软软糯糯,但不如柿饼子甜,有的发干,有的得吐核,吃起来远没有柿饼子过瘾。好处是可以装在兜里一个一个慢慢儿掏着吃。核桃呢,不知是价格高,还是货源少,很多人家过年的瓜子儿盘里看不到。这就显得有点儿精贵,小孩儿们吃着也比较用心,往往一个核桃用斧头敲成两半,找一个钉子或其他尖状物,像搞雕刻一样,一点儿一点儿抠着吃。

制作柿饼子的黄柿子放到冬天冻了吃,就是冻柿子。小时候的数九寒天,放学回家,硬邦邦抱一个冻柿子,削铅笔刀洗干净就是工具,坐在火炉边冰冰凉凉切着吃;只要吃到滑溜溜的柿子“舌头”,就顶在自己的舌头上炫耀一番。大人们却嫌凉,总得像吃冻梨和海红果子那样,先用冷水把冻柿子里的冰都激出来,变软了,咬开一个口吸着吃。

现在的柿子种类繁多,磨盘柿子、鸡心柿子、火罐柿子、巧克力脆柿子……真让人眼花缭乱。柿饼子也一样,从形状到干湿度,也是种类繁多,任由挑选。但吃来吃去,没有哪一种能敌得过小时候这种传统风味,柔韧,甜糯,不流汤,可以撕成一条一块儿。

如今,柿饼子不仅是一种食物,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,一种对过去的怀念。

